

詞學

第十九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821696

詞

學

第十九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詞學.第19輯/馬興榮等主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ISBN 978-7-5617-6091-8

I.詞… II.馬… III.詞(文學)—文學研究—中國
IV.I20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8)第079754號

詞學 第十九輯

主編 馬興榮 鄧喬彬 方智範 高建中
責任編輯 劉凌
責任校對 夏雨
封面設計 黃惠敏
版式设计 黃惠敏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市場部電話 021-62571961
傳真 021-62860410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門市地址 華東師範大學內先鋒路口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開印者 浙江省臨安市曙光印務有限公司
開印本 890×1240 32開

13.25

344千字

印版字數 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6月第1次

3100

定書印印版版字印開印社
價號數次次數張本者址
34.80元 ISBN 978-7-5617-6091-8/I·436

出版人 朱傑人



辛棄疾墓

辛棄疾自林初主

國惟息見矣

落詠之誠朝夕不替第緣驅馳到官即事意甚捕日從事於兵車羽旆

間坐是位德略之少暇

起居之間故然不諱非敢懈怠當蒙

情亮也指兵舍雲間未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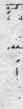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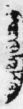
合并心謹所向坐以神馳

右謹具

呈



官莊郎新厚祿閣借權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



辛棄疾手迹



西林太清夫人聽雪小照

東海漁歌卷三

西林願 春太



鷓鴣天

元日詠薺菜用去年韻



鮮薺登盤乍吐花嫩苗爭長傲春奢已
知草色迎年綠略有新黃發柳芽 山
之罅水之涯風絲日影煖相加歲朝圖
上應添寫小白微青最可誇

玉連環影



悔龔詞

江陰夏孫枝閨枝

高陽景怡園曲社

翠攬天愁花隨水古冶辰分外驚心慄響喧

廊塵未到處堪尋董風沸暖空致地早著騰

一片藤陰書沈：不信歡場不悟春深年

時醒卻華胥夢笑閒招母慙聽鶯音！

求石心路吳兒那解新吟茶煙半鄰清池影

怕回首淺鬢而今更誰禁萬斜陽笛破穿林

南浦藝風篋自武昌郵示月潮看雨新

悔龔詞

一

詞渺：秋懷溢於言表時吳中新

佳鷗隱閑社冷境喁于始如響應

次韻字懷不覺言之淒異也

澤畔共行吟又幾時疏通冷墜殘秋風雨鴈

未遲江潭白依約漢南遙訊盈：帶水料應

常被卿心引兩家舊徑如之主煙蘿飄零卻

盡 鞅紅夢影如塵便不問銅駝青衫珠迸

搖落隔天涯悲秋意身外者番幾片荻蒲倦

旅祇招鷗鷺酬孤興吳楓鮮冷望天際輕帆

不尋霜印

檢生仁兄惠寄昨法寸紙計中入

頃連日

孟初兄地書而論量部集

刊所錄存

為後物

更聚其精刻意却

庚子此初唐書

言記諸經其陰景所迷者為前編

由

以古在梅

不入遺書入列刻學行此法也

要水

元氏

封龍山碑字

卷齊酌為人

孟初所書附

外江初年一并郵上

凡入石華

敬頌

若福也

易夏孫桐句大雪日

《詞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

金啓華 陳邦炎 吳熊和 王水照

主編

馬興榮 鄧喬彬 方智範 高建中

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兆鵬 方智範 朱惠國 林玫儀

周聖偉 施議對 高建中 陳祖美

馬興榮 張宏生 彭國忠 楊海明

鄧喬彬 劉凌 劉石 劉尊明

劉揚忠 鍾振振

詞學

第十九輯篇目

論述

- 歷代選本中的辛棄疾詞 「日本」村上哲見(一)
- 試論辛棄疾的白話詞 房日晰(一四)
- 辛棄疾與莊子 張瑞君(二一)
- 稼軒詞與江西派詩 彭國忠(三三)
- 從色彩運用看溫庭筠其詞其人 徐瑋(五〇)
- 論張先詞在宋初詞壇的位置及其通變 孫維城(七九)
- 論東坡詞對「狂」之淨化 韓立平(九三)
- 論江西詩學思想與白石詞的內在聯繫 王毅(一〇八)
- 解讀黃山谷木蘭花令 劉尚榮(一一六)
- 宋詞韻句結構分析 張仲謀(一二五)
- 顧春及其《東海漁歌》 唐一方(一三四)
- 顧太清的宋詞選及其價值 謝永芳(一五二)

論陳廷焯的詞學思想以及對常州詞派的理論貢獻 朱惠國(一七四)

試論陳廷焯的詞學觀念 吳振華(一九五)

論朱祖謀的清詞觀 傅宇斌(二一二)

許文雨《人間詞話講疏》研究 彭玉平(二二三)

年譜

夏孫桐年譜 馬興榮(二五四)

文獻

苕溪漁隱詞話輯錄 鄧子勉(二九〇)

蜀遊詞(卷下) (清)傅世珪(三四八)

詞苑 (三八一)

吳長庚 一首 劉揚忠 三首 周退密 四首 程觀林 一首

施議對 四首 凌 宇 四首 謝桃坊 七首 張以仁 八首

邱世友 一首 張海鷗 一首 彭玉平 一首 趙福壇 一首

韓湖初 一首 李 睿 三首 馬祖熙 五首 王 焰 二首

龐 堅 四首 劉夢芙 七首 周濟夫 六首 念 庵 二首

王培軍 二首 祝伊湄 一首 馮永軍 一首

叢談

新出詞籍介紹 (四九)

施蟄存先生的五個室名^一 (四〇三)

施蟄存先生的五個室名^二 (四〇四)

施蟄存先生的五個室名^三 (四〇五)

讀詞楓錄 (四〇六)

碧梧軒讀詞劄記 (四〇七)

編輯後記

(四〇八)

圖 版

辛棄疾墓

辛棄疾手迹

西林太清夫人聽雪小照

西泠印社活字刊本《東海漁歌》

《悔龕詞》書影

夏孫桐手迹

歷代選本中的辛棄疾詞

「日本」村上哲見

陳雪軍譯

在四部分類的集部總集類裏，包含了性質很不一樣的兩類，這是不言而喻的。一類指的是全集，也就是把範圍內的作品全部網羅收錄進來，還有一類是選本，即把重點放在作者作品的挑選上。關於後者，往往也產生了作品因此得以傳播後世的意義。而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的話，挑選什麼樣的作者、作品就成了首要的問題。因為這裏能昭示編者的見識和文學觀，所以比起闡述理論和批評的文章來，選本往往成為更重要的資料。特別是在中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樣傳統的觀念根深蒂固。因此，文學應該表現什麼，比起抽象的議論（空言），實際的作品（行事）是更為有力的方法，故選本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對於宋詞來說的話，作為全集，如果想把現存宋詞全部收錄就要編纂《全宋詞》（一）。作為先行者的是康熙御定《歷代詩餘》、朱彝尊和汪森編的《詞綜》等，儘管說是選集，但能強烈感覺到想把元明間散佚的宋詞收集起來的意圖，旨趣上與全集相近。與此相對，把重點放在挑選上的選本的編定，在宋代就已經開始了，曾慥的《樂府雅詞》、黃昇的《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同《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趙聞禮的《陽春白雪》、周密的《絕妙好詞》等選本，從書名可知，其意圖是要挑選優秀的作品。到了清朝，出現了揭示特定詞學思想的詞派。因此，作為詞論的具體表現，開始自覺地編輯選本。周濟的《宋四家詞選》等是其中的代表性選本，正如後面所述，具有非常個性化的內容。

另外，選本一方面能昭示編者的文學觀，同時也成爲瞭解作者、作品被如何評價和如何接受的線索。當然，通過特定的編者的眼光而留傳到後世的選本，擁有各自廣泛的讀者，並肯定給予了一定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代表了社會上的評論吧。至少也肯定能據此考察各種各樣的評價和接受的情況。

本文即以此爲前提，選取辛棄疾的詞，另外，作爲比較的對象選擇了吳文英。在衆多的宋代詞人中之所以要特別選擇這兩家，是因爲筆者目前關注的是南宋詞，而且這兩位在南宋詞的發展中佔據著特別的地位。首先想證實一下這一點。

筆者最近發表了《南宋詞綜論》（《風絮》創刊號，二〇〇五年三月。以下簡稱《綜論》。譯者按：此文已經譯者翻譯，刊登在《詞學》第十七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在文中提出，南宋詞的作者有兩個不同的系列，一個是現實派，即士大夫的詞，一個是典雅派，即文人的詞。下不贅述，只想闡述一下其理由。吳世昌教授曾經在《有關蘇詞的若干問題》^①一文裏提出這樣的觀點：蘇詞不是豪放詞，北宋沒有豪放派。我想這個觀點大致上是那麼回事。因而，我想蘇辛豪放派的說法已經不能成立，但是也不要拘泥於此，蘇軾和辛棄疾的詞有一脈相通之處是不能否定的。其共同性並不是「豪放」這樣簡單的形容詞所能概括的，應該從根本的創作態度上去考察。從歷史的角度來回顧的話，以筵席上的歌辭這種特殊性質的文藝爲中心的詞，從北宋中葉的張先和蘇軾們開始就歌詠以官僚文人們（即觀念上來說的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爲基礎的、現實的各種體驗以及其中的心情，可以說詞成爲了日常文學活動的一部分。從此以後，官僚文人之間的贈答類進行，和韻的唱酬也不再是珍稀的事情了。因爲這裏所歌詠的是官僚文人們日常的現實生活，以及其中的感懷，因此，自然而然地作爲士大夫文學的風格就具備了，詞這種樣式的整體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樣的風潮全部原封不動地在南宋被繼承、發展了。在這股潮流中，兩宋各自最突出的存在是蘇軾和辛棄疾。到了南宋，官僚文人的詞裏屢屢歌詠憂國的慷慨悲憤之情，成爲這個時期詞的一個特

色。那是因爲既然「治國平天下」是士大夫的責任和義務，就要以現實生活作爲基礎，並歌詠其中的感懷，從這樣一種基本的態度來說是必然的現象，在這一點上，辛棄疾也是代表性的詞人。這方面有超過蘇軾之處，但那主要是各自的處境不同，就是說南宋和北宋的情況差異之處很大，我認爲不是他們主體的創作態度有那樣的差異。

其次，到了宋代，詞成爲士大夫日常性文學活動的一部分，這是詞從唐五代到宋代發展的重要一面。但是，這當中，詞的發展裏也存在與此有著本質差異的另一面。前者不擔心誤解，用一句話來說的話，我想可以叫作詞的日常化，另一方面，可以叫作與此相反的專業化，朝著詞的歌詞特性向更加洗練的方向發展。生卒年不能確定，但一般認爲與張先大致上同時代的柳永，頻繁地使用慢詞這樣的長篇形式，由於採用了與此相應的獨特句法和表現手法，開拓了新的詞境。接著，周邦彥一邊繼承了這些，一邊在音樂性和文學性兩方面一個勁兒地追求更加洗練，達到了獨特的典雅深奧的境地。也有不少作品以被後之論者評爲「渾」或「渾厚」這樣的境地，達到了詞這種樣式的極致^(三)。到了南宋，有一個群體的活躍引人注目，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他們與以前的官僚文人不同，一方面同官位無緣，同時不但精通所有的文學，而且也通曉書畫、音樂等各種藝術，可以說是純粹型的文人，周邦彥開拓的詞風被這些人繼承和發展。這些純粹型文人，比如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都精通音樂，多數也會自己作曲。即使在這點上，與辛棄疾們這樣的官僚文人有著相當鮮明的區別。他們在詞的音樂性和文學性兩方面都一個勁兒地追求洗練，以超越現實生活的典雅深奧的境界作爲目標。尤其是吳文英，可以說從周邦彥的「渾」更進一步，到了被評爲的「凝澀晦昧」^(四)。這些純粹型文人的詞共同之處大致上可以說是完全缺失官僚文人們詞裏屢屢歌詠的憂國之情，由這一點來看，也可以說是藝術至上主義、唯美主義吧。

辛棄疾等官僚文人們的詞以現實的日常生活爲基礎，以士大夫的氣概作爲一個支柱，因此，以前寫的

《綜論》裏把它稱作「現實派、士大夫的詞」，而把吳文英等非官僚、純粹型文人的詞稱作「典雅派、文人的詞」。當然，這裏所謂的「派」，沒有像後世的詞派、詞社這樣以一定的主義、主張聚集起來的「流派」的意味，只是爲了方便概括那些具有共同或類似性質的詞人們。

如上所述，如果南宋詞有兩個系列的話，舉辛棄疾作爲前者「現實派、士大夫的詞」的代表，大概誰也沒有異議吧？而且從剛才所述選本的意義考慮的話，在歷代的選本中，辛棄疾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我認爲比其他任何詞人顯得更加意味深長。再進一步，可以說與辛棄疾處在對立位置上的、作爲「典雅派、文人的詞」代表的吳文英比較一下的話，能發現各種各樣的情況吧。筆者曾經指出，在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和周密《絕妙好詞》這樣兩本時代隔得並不太遠的詞選裏，他們兩人的位置有著極端的差異（見《姜白石詞序說》，《日本中國學會報》四三集，一九九一年。譯者按：此文已經譯者翻譯，見《詞學》第十三輯，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爲了弄清楚包含這兩種、到近現代各選本的實際情況，下面詳加考察。本文採用了以下七種選本：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花庵詞選》十卷，宋黃昇編，淳祐九年（一二四九）自序。

《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宋趙聞禮編，成書於淳祐十年（一二五〇）到景定二年（一二六二）間。

《絕妙好詞》七卷，宋周密編，成書於元朝的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到大德二年（一二九八）間。

《詞選》《茗柯詞選》二卷，清張惠言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刊。

《宋四家詞選》四卷，清周濟編，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自序。

《宋詞三百首》朱孝臧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序，通行本爲唐圭璋箋注本（一九三一年初刊，一九五七年修訂）

《唐宋名家詞選》龍沐勳編，民國三十三年（一九三四）初刊，一九五七年修訂本爲通行本，初刊本